

糖果系列

● 当史上最迷糊的少女遇到最Q一的阴阳师会发生什么？
● 她懵懂执著的，
● 是否就是传说中最美丽的爱情神话？

珠海出版社

迷糊少女追爱记

桂圆八宝著

彩虹堂·青春派
RAINBOW GIRL

人气作家桂圆八宝超炫出击，

颠覆童话公式，

倾心打造你最难忘的追爱狂想曲

迷糊少女追爱记

桂圆八宝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糊少女追爱记 / 桂圆八宝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0

(糖果系列)

ISBN 978-7-80689-900-7

I. 迷… II. 桂… III. 长篇小说 —中国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821 号

糖果系列·迷糊少女追爱记

©桂圆八宝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特约编辑: 张 朔

装帧设计: 地瓜土豆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hs.net

E-mail: zhchs@zhch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32

印 张: 30 字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900-7

定 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来之有名	001
第二章 百无一用	021
第三章 安之若素	043
第四章 玩笑加剧	060
第五章 生死一瞬	083
第六章 八方来援	102
第七章 百折不挠	119
第八章 异峰突起	136
第九章 冰消雪融	152
第十章 大结局	167



第一章 来之有名

故事的开端我们先要来探讨一下偶然这个词汇，如果你要认为我在那说废话你就大错特错了。偶然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不会经常发生的、很碰巧的事情。正所谓无巧不成书，所有的故事都是从偶然开始的。

如果罗伯特警长没有偶然地从职员档案中发现曾小白的档案，并且一时兴起，很偶然地打开来看一看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就完全无从谈起了。

罗伯特警长是纽约分局的局长，据阿彻所知，他的兴趣是打枪和搞女人，对职员的素质毫不关心。但那一天鬼使神差的，他竟想了解一下阿彻手下警员的情况。阿彻拼命捏着女秘书的手，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曾小白的档案调出来。可怜阿彻他不知道，为了我们伟大的女主角的出场，他早已注定要被当做炮灰牺牲掉了。

女秘书的手被他捏得很痛，指尖一抖，曾小白的大名就赫然跃上了屏幕。

罗伯特警长哦了一声说：“你们这里有华裔警官呢，打





开来看一看。”

阿彻脸上的汗珠立刻就掉了下来。

许久之后，罗伯特警长向阿彻微笑了：“阿彻警官，我认识你这么久了，还从来不知道你有集收破烂的嗜好。”

阿彻只能苦笑，这个曾小白的父亲是华人商界一手遮天的人物，他的女儿要来当警察，除了乖乖奉上一份薪水养着她之外，阿彻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但这个道理阿彻是绝对不能讲的，罗伯特警长是出了名的强硬一派，说出来也只会给自己更添麻烦而已。

“这片地段华人特别多，有华裔警员会比较方便些。”阿彻斟酌着，编出一个比较圆满的理由：“可是报名的又只有曾小白一个是，就只好录取她了。”

罗伯特警官嘿嘿地笑了：“是这样吗？阿彻警官，既然你不惜把我们警方的用人标准降低到垃圾的程度，那这份垃圾我们也不能让她白白浪费掉对不对？”

阿彻警官赔笑着，一边抹汗一边替曾小白祈祷，千万千万不要是那样吧。

“我看就这样吧，阿彻警官，这些年许多离奇古怪的案子我们都无从破解，重点怀疑对象就是行天会馆，曾小白既然是华人，就让她到那里去做卧底好不好？”

果然是这样啊！阿彻苦笑，罗伯特警长温柔的语气让他毛骨悚然，他敢说不好吗？当然不敢。

关于行天会馆的传闻阿彻也听过很多，什么无头惨案，裸身女尸，借尸还魂，花样之多，种类之齐全，简直可以编纂一本横行夜市的三流杂志。纽约警局不止一次派出过卧底，却抓不到他们的任何一点证据。有人说行天会馆是恶魔

盘踞之地，更有流言说夜里能看到会馆上方有鬼魂游荡。

阿彻看了一眼仍然驻留在屏幕上的曾小白的档案，忽然想起了面试当天的情形。当考官问到你为什么要当警察的时候，曾小白沉默了。

许久之后她嗯了一声说：“那个……”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就是说——”她微微张开了大而无神的黑眼睛：“我想当警察是因为——什么都不因为。”

阿彻回味着当时满场考官集体昏倒的情形，忍不住微微苦笑了一下。

曾小白，别人是救不了你了，你自求多福吧。

而与此同时，在行天会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一个身着月白色唐装的年轻男子缓缓张开了手。他的手是雨过天晴的瓷白色，指尖略呈晚霞似的玫红，把掌心里通体透明的水晶都衬得没了颜色。他笑了一笑，修长的凤眼略挑上去，眉梢眼角全是风情。

“华之晶体又开始流转了，这样看来，是又有猎物要送上门来了呢。真奇怪，这些人怎么就不知道吸取教训？”

旁边的沙发上斜倚着一个青衣男子，手搭在椅背上，显得有些苍白，容貌却是逼人的清秀，古人所说秋水为神玉为骨，指的也就是他这样的人了。

“这次你可不要太过分了。”那男子一面说话一面微微轻咳着，玉研似的双颊染上了两抹晕红，意外的竟有一种媚





人的姿态：“玩坏的太快，以后就没的可玩了。”

正在品酌红酒的少年顿时呛了一声，一口酒噗地喷在了对面墙上：“拜托你说话不要大喘气好不好！”他瞪着一双老大的黑眼睛，唇边两个笑窝不笑也有三分笑意，“我还以为你改脾气了呢，就知道还是你最狠。”

“我哪里狠了。”青衣男子恹恹地叹了口气，仿佛被情人指责般地，泛起了一种极其委屈而温婉的神色，“小天总爱冤枉我。”

少年大大地翻了个白眼：“真受不了你，你这副样子还是拿去骗别人吧，我可不上你的当。”

青衣男子十分幽怨地说道：“别人一骗就都挂掉了，哪有小天耐操——劳。”他把操字拖了长长的尾音，好容易才吐出那个劳字，少年早已面红耳赤，低低地骂了一声，屈指一弹。青衣男子闻声而动，犹如鬼魅般地躲进了墙角里。

而他刚才所在的沙发上，竟无声无息地绽开了碗大的破洞。青衣男子也不禁有些吃惊：“小天真的想杀我呢。”

少年很没趣地吐了吐舌头：“就知道杀不了你，真的杀了你，倒算是为民除一害。”

青衣男子仿佛伤心至极，一手掩了胸口激烈地咳嗽起来：“好没良心的小孩，枉我把屎把尿养你这么大……”

少年顿时七窍生烟，扑上去揪住了他好一顿痛揍。

旁边那白衣男子对他们的打斗声充耳不闻，琉璃似的眼眸一直盯着华之晶体。许久，薄唇微扬，泛起了一抹十分诡异的微笑。

“有朋自远方来，我们怎能不夹道欢迎呢，阿景，你说对不对？”

房间里除了他们三个人再无其他，白衣男子却像是对着空气说话一般，空气中居然就真有人轻轻应了一声：“您说得对极了，先生。”

身处别墅中的小白忽然轻轻打了个寒战。

虽然已经是浅春时节，别墅里的火炉却仍烧得极旺，就算是身体再娇弱，也实在不应该觉得冷。

何况小白从小到大，除了脑子之外，其他地方一向健康得很，连感冒都很少会找上她。

“为什么会觉得冷呢？”她自言自语地叨念着。

小白的母亲去逝得早，父亲不在的时候，就是杨妈最大。小白是杨妈一手带大的。这个精力充沛的妇人最看不惯小白整天无所事事的样子，哼了一声说：“小姐你整天在家里窝着，身体都给闲坏了，再说，你自己就不觉得闷？”

小白从来都不觉得闷，她唯一的嗜好就是看着墙壁发呆，她的脑袋就像那面雪白的墙壁一样，连一点污渍和色彩都没有。

杨妈对这位小姐简直无话可说，老爷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仿佛有用不完的的决心和毅力，连早逝的夫人也有自己的生活圈，这位社交成狂的美女最后因心脏病发作死在了宴会上，可是小姐呢，真不知道她到底像谁。

“我说小姐，老爷不是给你找了事情做吗，怎么也不见你去上班？”

小白想了一会儿才说：“我有去啊。”

“哪里有，我怎么不知道？”





小白指着挂历上每月月末的那一天：“他们只让我这时候去。”

杨妈当场道：“丢脸死了，小姐，人家宁愿白发给你薪水也不要见到你的人，你自己倒说说看，除了坐着吃你还有什么用处？”

小白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丢脸的，能够坐着吃也是一门莫大的学问哪，有几个人能像她一样坐得这么心安理得，这么稳如泰山，这么所向披靡的，小白觉得自己很好很可爱。

杨妈彻底认输了：“还好你爹有金山银山，随便你吃，吃废了也没关系。”她一面叨念着一面往外走，电话铃却在这时大声响起来，杨妈一手抓起话筒，恶声恶气地问，“找谁？”

渐渐地脸色就变了，语气也缓和下来：“警局啊，找我家小姐，好好好，我这就给你去叫。”

杨妈喜滋滋地把小白拖到电话前：“人家要派事给你做，你可不要挑三拣四的，像你这样的人，人家肯记得就算好大的脸面了。”

小白握着话筒，听着对方絮絮的说话声，脸上丝表情也没有，很自然地重复着：“做卧底啊？好。很危险？没关系。让我父亲找人通融？为什么？会死？不会的……”

杨妈已经大叫起来，一把夺过了话筒：“让我家小姐去做卧底？你们想害死她啊？小姐她才不会去，是不是小姐？”

小白转过身，很平静地打开了衣橱：“我已经答应他们了。”

杨妈手一松，话筒啪地掉在了地上：“小姐，你故意

的，在跟我赌气是不是？”

小白咦了一声：“没有啊，杨妈，人家既然要我去，那我就去的，领了人家的薪水，怎么可能一点事情都不做？”

“可是……可是不是说很危险的吗？你还是告诉老爷，让他去走走门路吧。”

“爸爸他在法国呢，再说，我当警察也是他的主意，他不会理我的。”

杨妈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说归说，她不过是希望小姐能跳跳绳，跑跑步，或者开着跑车在街上转两圈，可没想她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啊。

小白随手拿了两件衣服，怎么叠也叠不好，只好向杨妈求助。杨妈叹了口气：“小姐，你看看你，什么都不会做，还去做什么卧底，根本是找死嘛。”

卧底要什么都会做吗？小白脑子里也没有具体概念。她连电视都不看，勉强强上了大学，也不过是那种专供贵族子弟，什么也学不来的大学：“又不是去做女仆。”

杨妈欲哭无泪地看着小白，小白有些奇怪了：“杨妈，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小白没有想到的是，卧底的工作居然真的是做女仆。

小白站在唐人街上，仰面看着那高高的门楼，上面明晃晃挂了一块牌匾。她中文水平并不高，恍恍惚惚认得是“行天会馆”四个字。

想起阿彻警长提到行天会馆时的表情，小白有些纳闷，



怎么会跟杨妈一样呢？简直像见了鬼似的。小白当然没见过鬼，她也不知道见鬼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她只是想，很平常的一座宅院嘛，有什么好奇怪的。

据阿彻警长说，小白的任务就是以女仆的身份打入敌人内部，重点掌握叶浅、卫青衣、任天生这三个人的罪证。虽然警局以前也曾派驻过卧底，可是他们都以失败告终，警方只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小白身上。

阿彻警长当然知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除此之外，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作为卧底，小白的装备是很专业的，什么跟踪仪、测量仪、窃听器等等等一应俱全。先不要说到底派不派得上用场，对从小到大一路平坦的小白来说，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另外皮箱里有一份资料，是警方所掌握的叶浅等三个人的为数不多的一些情况。阿彻警长希望小白能把这些东西背下来。当他发现自己是在痴人说梦之后，也只好任由小白去处理了，但是光明正大地放在皮箱里还是在阿彻警长的承受范围之外。他看着小白格外干净的没有一丝瑕疵的脸容，暗想你要是活着的话简直都对不起你的愚蠢。

小白当然不会知道阿彻警长的想法，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表示。小白天生的，说她是淡泊也好，无情也好，反正是缺了正常人应有的那么点东西。

中文中有一个词汇形容这种人，说他们是缺根弦，这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比喻了。

小白面无表情地想了许久，终于举步走上了台阶。大理石铺筑而成的台阶光可鉴人，小白可以由此看到自己的倒

影，平心而论，小白的相貌是说得上漂亮的，然而大而深刻的黑眼睛光彩全无，面容刻板仿佛泰山崩于眼前也毫不变色，她像一幅水墨版画更多于像一个人。

玄黄色的木门被轻轻扣了两下，许久之后吱呀一声轻响，门被缓缓地打开了。

日光在门槛前戛然而止，其后就是另外一方天地。冷凄凄的门楼下站了一个年轻男人，被暗影笼罩着，看不清脸容，只见一袭深色长衫随着若有似无的凉风微微飘荡着。

“曾小姐是吗？”男子的声音有气无力，仿佛从生下来那天就再没吃饱过。

小白应了一声说：“我是。”

“我家主人已经等你很久了。”那男子微侧过身，让开扁薄的一条缝隙。

小白跨过门槛，随他走进了院子。一脚踏入庭院的刹那间，木门忽然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了，小白回头看了一眼，却也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其他任何表示。

那男子紧紧跟在她身后，瘦长的身形亦步亦趋，几乎要贴在她背上：“曾小姐好香啊。”

“是吗？”小白闻闻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那男子深深吸了口气，仿佛不胜陶醉：“好久没有闻到活人的气味了。”

小白随口问了一句：“你自己不是活人吗？”

那男子阴恻恻地笑了，冰凉的呼吸喷在她脖颈间：“当然不是。”他等着小白大惊失色地追问下去，偏偏久候佳期无音信，小白只是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抛弃的女人一样，白白兴奋了一场。许久之后，戏唱不下





去，他只好径自开口，语气中不知不觉就带了几分怨：“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总是雇不到人吗？”

小白也就随着他的心思问道：“为什么？”

“因为这里闹鬼啊。”那男子得意地盯着她，以为她这下总该害怕了。哪知小白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男子忍不住冷笑：“你以为我是在骗你？”

小白说：“没有啊。”

那男子嘻嘻笑成一片：“你看看我，你回头看看我就会明白了……”

小白果然回头看了他一眼：“咦，你的舌头掉出来了。”

那男子慢慢地十分无聊地把舌头收回去：“难道你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什么？”

“我就是鬼。”

“鬼啊。”小白在空空如野的脑海里搜寻了一圈，鬼鬼鬼鬼鬼，她好像并不认得这种东西。

那男子觉得好没面子：“你看到我就不会害怕？”

“要害怕吗？”小白对这种事情没什么概念的。

男子的舌头一个收不好，咔嚓一下又掉了出来：“当然要了，你有没有常识啊？”

小白一向不肯让别人为难，于是老老实实在说：“我很害怕。”

“屁，你这样子也叫害怕？”

“那要怎么样啊？”小白觉得这人……啊，不，这鬼的要求好高。

“至少也要加点表情嘛！”

小白的脸天生是没有表情的，她回想着阿彻警长和杨妈的神色，拼命把五官挤成包子状：“好害怕啊……”

那男子几乎被气死：“连装都不会装，笨蛋，你要这样……”

“怎么样？”

那男子警觉地瞪了她一眼：“你很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没有啊。”小白很无辜。

那男子看着她全无神采的大眼睛，根本就是在嘲笑他的样子，他忍无可忍，仰面长啸了一声：“我受不了了……”

轻飘飘的身子一晃，忽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小白呆呆地想，他为什么要生气呢？

然后她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四面都是墙，没有人引路，她该往哪个方向走才好呢？

数墙之隔的小屋里，任天生笑得把一张漂亮的娃娃脸都扭曲了：“太绝了，我还没见过人能把鬼气跑的呢。”

卫青衣轻轻咳嗽着：“阿景还真是可爱，让一个小丫头欺负成这个样子。”

天生张大了嘴：“不会吧，你对阿景都有兴趣，他可是货真价实的鬼啊。”

“有什么关系。”卫青衣看着自己近乎透明的指尖，琥珀色的眼眸里波光流转，“我这副样子，和鬼又有什么区别呢？”

天生微微一震，不觉轻呼了一声：“青衣……”





“所以我呢——”卫青衣微笑着，“要在这有限的几年里，争取做到男女通吃，老少皆宜，人鬼不拒，泡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是去死吧。”天生一想到自己竟会为这种人伤心，就恨不能找块豆腐一头撞死。

叶浅修长的手指在华之晶体上轻轻抚过，小白那张单纯到近乎麻木的脸庞就在众人眼前消失了。他微垂着头，没有说话，华美绝伦的脸容简直让人神魂颠倒。

然而天生和卫青衣都知道，这个人越是沉默就越是阴险，他用美丽的面容迷惑世人的那一瞬间，就不知有多少恶毒的念头在脑海里闪过了。

可天生还是忍不住想笑，能让叶浅这样吃瘪的人，曾小白还是头一个呢。

“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把权力转交给我，这个女生看起来实在很好玩的样子。”

叶浅淡淡地笑了，他笑起来的样子与众不同，眉峰和眼角先略略提上去，然后笑意就如同春水般在唇边荡漾开来：

“她不是很喜欢玩吗？那我自然要陪她玩到底了。”

小白的观念和穆罕默德是截然不同的，山不来就她，她也绝不会去就山。身后有大火烧到屁股，她也照样要在原地坐以待毙。

所以小白至今还停留在那鬼离开的地方就情有可原了。照一般人的想法，小白一定自有她的主意和打算，其实没有，她只是单纯地等待着，无论谁来带她走，她都会跟谁

走，只要别让她自己选择就好了。

日头一点点地倾斜过来，染上了些许血色，流水似的铺了满地。小白倒也不焦不躁，找了一块石板坐下来，感觉肚子有点饿，就打开行李翻出面包，一口一口地慢慢咀嚼起来。

小白虽然出身于豪富之家，自小养尊处优，却对什么事都不大挑剔，法国大餐固然吃得津津有味，嚼干面包也照样泰然自若。

天色有一些暗了，隐隐约约看到墙角处蠕动着奇异的生物。小白不禁想，原来这里还是动物园啊。常识这种东西小白是不具备的，那些丑陋的怪物渐渐游走到她脚下，爬上她的鞋面，她说你们是不是饿了呀？

小白想到石猴山上那些分外腻人的猴子，就把面包搓成碎末送到它们嘴边。滑腻腻的舌头舔舐着她的掌心，她感到有些痒，忍不住轻轻笑了一声。

叶浅一脚踏进小院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照他的设想，美人本该被这些怪物吓得惊慌失措，然后他的出现，自然就要成就一出英雄救美的伟大戏码。可惜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总是这么遥远，让叶浅感到分外郁闷的是，这些嗜血成狂的鬼蜮什么时候变成素食主义者了呢？

真是没出息，竟让一点点面包渣就给摆平了。叶浅大步走过去，扬手一挥，那些丑陋的怪物顿时飞出半米之外，密密麻麻蜷成了一团。

“别理这些东西，它们是靠食人血生活的，你没有受伤，还真是个奇迹。”明明事端就是由他引来的，可他却做出了这样一副温柔而深情的样子，简直连神仙都要抵挡不

